

辽河履旅

荒原 著

LIAOHIVERJULV



远方出版社

辽河履旅

荒原著

远方出版社

序

河流同人类的生存和文化分不开。人类总是沿着河流繁衍和创造自身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因此文学也总是要描写河流和沿河流域的生活。远的不说,在现代,高尔基有他的伏尔加河,肖洛霍夫有他的顿河,萧红写过《呼兰河传》,辽宁的老作家杨大群年轻时写过《西辽河传》。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青年作家荒原写的《辽河履旅》,也带有“为河作传”之意,也是写一条河流及其流域这一带和一片地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风物。

荒原说,辽河在中国版图上第七大河,这已足够说明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地位”了。而辽河流淌的区域,正是关东大地的东南部地区,上接内蒙古的西拉沐沦河,流过广大富饶的松辽平原。这正是长城外边的重要的地区。这又说明了辽河及其流域的重要的历史地位与社会地位。当代的辽河区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地位。为这条河写一种传记性的文学作品,自然是必要的,有意义的。

荒原采取了他自己更为常用也更有突出成就的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来写辽河。他的这一选择是有特点和现实意义的。他可以在“报告”这一叙述范型中,广泛地、绵延纠结或者辐射散发地,一笔扫过或深掘细钻地,去展开历史—社会—民俗—文化—艺术的画面,去记述描画城乡各界各业的诸多阶层和人物,去诉说自己的情感的波动、思维的起伏、理性的沉思。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我颇有兴味地阅读了这部书的许多篇章,也对全书作了一番扫描。其

中有许多我熟悉和不熟悉的生活、人物和知识,也有许多我想了解的事物。西拉沐沦河对我有一种深沉的吸引力,因为我曾在这个地区以平头百姓之身生活过十年,我确实“深入”了生活,但由于种种原因,也由于我生长在水木明瑟的江南,所以,我却是像一粒飞尘飘浮在这片荒凉忧郁的草原和沙丘上。在十几年后,我又一次机会沿着西拉沐沦河走了一段,并稍涉若干资料,能够从“现实”层面超越一点作形而上的思索,由此而对这条逶迤蜿蜒于草原荒漠上的河流具有了深一层的感情,并引起许多思古的幽情、历史的沉思。我曾尝试用文字记录下来,写成所谓散文。但我失败了。这次读了荒原的描述和“报告”,我感到亲切,我为他的成功而高兴。

在“阅读”了西拉沐沦河之后,我们穿过草原,听过歌声之后,便进入辽河的上游、中游,再到“九河下梢”,直到“放歌入海口”。在这阅读中,远古的历史、今天的现实,都来到面前;民间的传说、典籍的记载,都流泻笔下;各业的状况、人物的命运,也都呈现在纸上。这里,有历史—社会—文化—民族的状况,有各种有趣的知识 and 传闻,有民俗的情趣,有人生的悲欢,也有历史的兴衰之迹。荒原在叙述中,采取了一种诉说的、思索的、探究的情感态度与理性态度。这就为他的作品增加了主体的色彩和文化的含量。他的叙述语言也是与之相契合的,是一种不同于新闻体裁和一般文学的,以凝聚了思索、倾注了情感、增添了色彩的长句段复杂构造的文学话语的叙事。这些,构成了这本人文地理式的报告文学作品,具有了聚文学性、新闻性、知识性、社会性、历史性、时代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文化品性。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

在这本报告文学作品中,历史始终是一个背景,一个叙述框架的支撑体系,在“前面”的是作者立足于现实的主体叙述和由历史中“走过来”的今天的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构成一种“文化层”的叠合,增添了读者的兴趣,也引人思索,使作品的内容厚实起来。我常常想把一本曾经轰动中国、

使连载它的《大公报》销量增加的报告文学作品，即著名记者范长江在30年代写的《中国的西北角》，推荐给今天的人们。他也是立足于现实，纵横交错地写了历史、现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至今读来，虽然那种当时流行的文白夹杂的叙述话语使今天的读者读起来费劲、不习惯、难知其美，但所述的内容却常常令人注目和引发思索。我至今偶然翻阅，也会产生一种深深的历史感和今昔幻变的情绪。当年中国的西北角，原来竟会是那个样子！那落后和愚昧是令人慨叹的，但那古朴风貌，又透出多少历史——文化的沉甸甸的意味。我想，若干年后，或者像《中国的西北角》之与今天一样，相距“当年”半个多世纪以上，这本《辽河履旅》在后人的眼里，也会掀开一道历史的帷幕，令人慨叹：辽河两岸，原来曾经是这个样子！从而引发一些思绪。从这里也许就可看到它的历史文献、社会档案性的价值。——这是在文学之内，又是在文学之外的。

我以为报告文学的价值和它为今日文学之所需，也正在这里。从反映现实来说，它可以及时地提供给社会以一种“现实读物”；时过境迁，它又以“当年的现实纪录”，成为一种有用的“历史读物”。中国正在经历迅猛的社会构造运动，现实呼唤能够及时反映这种世界性巨变的作品多多出现。报告文学在此正是很有用武之地。

荒原近年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出了作品数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在，又有《辽河履旅》问世，开了一个新生面，取得一次新成就。这是值得祝贺的，也是应该受到赞扬的吧。

我预祝他在报告文学方面，以至其文学创作上，取得新的成就。

彭定安

1996年5月10日

目 次

序	(I)
引子 走向苍茫	(3)
第一章 寻找辽河源头	
徜徉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13)
克什克腾草原开满鲜花	(18)
神树与酒的对白	(21)
倾听草原歌声	(25)
蓝色的西拉沐沦	(31)
成吉思汗的子孙	(35)
绿殇	(39)
第二章 佛爷不在沙漠	
东方神话	(43)
古陵沧桑	(46)
“哨文化”奇观	(52)
村字·废话·对诗	(55)
穿上西服	(59)
在麦新倒下的地方	(60)
不为莠誉而活着	(65)
春的意味	(67)
第三章 西辽河奏鸣曲	
碧水金钗明月夜	(73)

通辽女车夫	(78)
小镇惊魂	(82)
夜宿三角洲	(86)
柳林传奇	(88)
第四章 掬一把黑土给沉思	
回望烽烟	(93)
黄昏枪声	(95)
但愿与你同醉	(98)
文学老人	(101)
黑松林中的阴魂	(105)
辽河正脉	(111)
银网书院	(115)
第五章 昨天就在身边	
再别康平	(125)
柳条边怀古	(130)
关于战争的故事	(134)
深山藏古刹	(139)
孝子安在	(142)
第六章 九河下梢	
荣凯治河的故事	(147)
古塔情结	(159)
辽滨风俗	(164)
孤鹤闲庭	(170)
白柳条编织的梦	(175)
第七章 洪水滔天	
不安宁的夏天	(181)
东蛇山遇险	(182)
县长接到命令：炸堤	(185)

陈国辉的眼泪.....	(190)
手心手背都是肉.....	(195)
痛定思痛,还情于民	(199)
第八章 无雪的冬天	
结庐在人境.....	(207)
粗糙的温和.....	(210)
茨榆坨:女人创造的神话	(212)
现代民谣.....	(219)
告别稻草屋.....	(221)
河边的孩子.....	(226)
第九章 故事剥落了油彩	
世纪的残片.....	(237)
春天里的恋情.....	(244)
台安名士.....	(251)
大户人家.....	(260)
渡口烛火.....	(268)
明天的土地谁来种.....	(272)
第十章 放歌人海口	
守望南大荒.....	(279)
辽河故道与千里油田.....	(282)
女副市长与辽河碑林.....	(288)
绿色农庄与海上文化站.....	(293)
水乡天使的故事.....	(299)
芦花扬雪.....	(309)
尾声 驭风健行	(323)
跋	(327)

引子 走向 苍茫

……那是一种遥远的沉重，像精神的鸣镝越过世俗的尘埃向远方飞去，而不似食物与金钱探囊即取。我的目光在四处搜寻，试图捕捉住一个个不断令我惊喜的幽灵，并且通过它与上帝对话。这样的一个我，该怎样唱出自己的歌呢？

叠印的诗意
水患
一桩无解的命案
报纸上披露的故事

那是一个宁静肃杀的秋夜，一弯凉月朦胧着遥远的辽河滩。一把低沉的二胡拉起幽怨的歌谣，老槐树下一个枯槁的老爷子，在秋虫的伴和中述说着历史。半个世纪前的汤汤河水，用凄惋的故事编织成摇曳的白帆。

帆影里有一户寂静的人家。

每年初春，男人往滩外走，女人也往滩外走，一个本来就不很热闹的家便剩下一间空房了。走了很远很远，男人进了一个寡妇的门，女人也进了老光棍的门。寡妇家有一铺热炕和半袋玉米，老光棍家有半条棉被和一小缸干菜。

河滩上的那间空房冷清了好半年。

快到年根了。男人从南边回来，领着寡妇；女人从北边回来，领着老光棍。他们的包袱里装了些玉米和干菜。

河滩上的那间空房又热闹起来，冠脱枝枯的老槐树上，一只红灯笼挂出经年的企盼。辽河上浮家泛宅的船主们聚拢来，把狗拴在老树根上，一串鱼，一壶酒，便是他们全部的年货。

热闹到正月十五，船夫们走了。男人和女人便默默地拴起门，等待着辽河里的冰层融成春水，那座孤零零的土屋，在漫天的风雪中凝成亘古的守望……

当又一度初春到来的时候，男人又朝南边走了，女人却静静地躺在那铺小土炕上，一个新的生命，在她枯瘦的身体内悄悄孕育着美丽的憧憬。

年根时节，男人踏着冰雪回到了辽河滩。当疲惫在急迫的焦渴中变成了似箭的归心，低矮的土屋就幻化为人间天堂。那男人远远就望见他的女人倚着屋前的老槐树站着，走近来才看清了：女人僵直的身子早已结成了冰壳壳。

如今啊，也有一个女孩站在辽河岸边，守望着春风乍染的北方。在她左边不远处的，是刚刚绽出鹅黄的小杨树林，画眉鸟在枝

叶间婉转啼鸣，右边是静静流动的河水，带来北方遥远的馨香。和煦的春光里，女孩微笑的脸庞留着两行浅浅的泪痕。

……记得那也是初春，料峭的冷风中，你把我心田里仅有的微薄绿意，穿成军装带走了，去到了粗犷而陌生的内蒙古高原，全不顾我滚烫的泪和冰凉的手。难耐的一个月之后，一方小小的信笺从塞外的广阔草原上飞来，你把整个草原的蓓蕾缩印成信封上的红色三角徽号，告诉我春天博大和温暖。草原花香随风南溢，把同样的芬芳扑进我的小窗。于是我惊喜并沉醉了啊，我拥有整个笑意盈盈的春天了……

女孩没有把这些火热的字眼写成日记，没有去用泪滴浸润出回信中的爱痕。她拿来一只小巧的剪刀，精心地剪下了信封上那枚鲜红的三角形徽号，绣花似地把它贴在小书桌旁边的白墙上。她要把今后收到的每一只红三角都贴在那里，贴成只供她自己梦中徜徉的小花园。她知道，她的生活从此就变得无比充实了。

这叠印的诗意，在一个仲春的黄昏飞进我的书斋，我为此激动不已，心之燕越过城市的阴霾向河滩飞去，梦寻那春芽般鲜嫩的美丽。

然而，这并不是我决定走一趟辽河的动机所在。

1985年夏天的一个细雨蒙蒙的黄昏，我走进辽河岸边一间低矮的农舍。被大水冲走了田畴稼禾的老汉，就着煤油灯一锅接一锅地抽着辛辣呛人的本地旱烟。这一年的辽河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浑浊的河水泛滥成灾。辽河套里的百姓和亲人解放军一起，连续好几天聚守在长长的河堤上，望着迭涨的浊浪而心焦如焚。当他们用许多装满泥土沙石的草袋加固着河堤的时候，上面却突然传下来一道命令：为了保证上游和下游兄弟县市的同胞和国家重点设施的安全，我们这里要破堤放水……

破堤的任务要由即将受灾的人们来完成，这无异于用自己的

刀子亲手割自己的肉啊！人类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了。帮助老天爷毁掉自己的家园而不是与之搏斗，这对于一向注重实利的中国农民来说，理智和情感都难以接受。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抗争发生在河堤上，因共同利益而自发组合在一起的农民们与以县水利局官员为代表的另一方，便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奉命前来执行任务的当地民警手里端着枪，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年轻的农民扯开衣襟，学着电影里共产党员在敌人屠刀面前的英勇姿态高叫：“你打，你朝这儿打呀！你这不吃五谷杂粮不是爹妈养的东西。”一身泥水的乡里父母官，声色俱厉地命令工作人员执行上级的旨意，而当洪水真地溢出河堤时，又近乎本能地跳进激流……

洪水最后终于从掘开的堤坝豁口处倾泻下来，淹没了千亩良田，一些农民不得不把离别的泪水，洒在祖辈居住的老宅子里……辽河，这条中国东北版图上有名的大河啊，千百年来不知吞噬了多少农民的血汗和生命！

然而，这也还不是我决定全程游历辽河的真正原因。

就在这年的深秋，我在辽中县政府招待所里听到了一个似乎很离奇，却又无疑是十分真实的故事——

那还是十几年前的一个春日，几台 100 马力履带推土机，在辽河套里开垦着长满柳树毛子的河滩。四月的夕阳在旷野里铺染着无边的血红，隆隆的机声震得河边那一丛乱坟丘上的茅草瑟瑟颤抖，干燥的细沙土在机车履带强有力的进退间卷起阵阵烟尘。乱旗猎猎，喇叭声声，习惯于大会战的农民们在辽河滩上摆开战场，“向河滩要粮”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乱坟冢早已没有了主人。长河落日里，荒野孤烟中，它们像几个枯萎的老人，守望着千年古河道，仿佛在追忆着充满神秘梦幻的历史沧桑。当推土机的巨大铁铲并不怎么费力就掀开了乱坟丘的顶盖的时候，朽烂了的棺木竟像一面灰暗的旗帜样地竖立起来。推

土机再度向坟丘发起进攻，马达竟然在棺材板面前熄火了！这神奇的昭示引来了辽河滩上所有的垦荒人。一阵烟尘过后，第一个好奇的人探头看见了坟穴里一具完整的骨骼继而，他大惊失色，哭叫着逃向村子——他看见那具无名骷髅的肋骨正在有节律地翕动！他看得真真切切，而且后来探过头去的人们也都看见了。

再后来，有一只巨大的蛤蟆从白森森的肋骨底下缓缓地爬了出来。然而，心情亢奋的人们并未完全相信这一种解释，他们宁愿把这认作河神的启示。更有趣味的是：一个胆大过人的16岁少年跳进穴坑中翻动骨骼，竟然发现那不知多少年前的死者的头骨上，穿着一根两寸长的锈铁钉！

这到底是一种神秘的启示，还是一桩真实的沉冤命案？

一个令小说家们感兴趣的故事，就藏在这支锈铁钉的后面。

然而，这也并不是我决定全程考察辽河的全部原因。

1993年7月5日，是个很平常的日子。这一天的早晨，太阳跟往常一样清新，沈阳城宽阔的街路和鳞次栉比的楼群间跟往常一样奏响又一曲新生活的乐章。在新北站大楼的钟声里，一颗星辰悄然殒落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跳伴着朝阳的升起而停止。人们在他生前用旧了的写字台里，发现了他的一份未写完的遗嘱：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尤其是年事已高，病情较重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告别人世。我恳请淑芳和孩子们有几件事情一定按照我的嘱咐办，千万不要因各方面好心肠人的劝说而动摇，如有一项改变，对我将是一生憾事。

1、我死后，不通知任何亲朋好友（包括我的侄儿在内），不搞遗体告别仪式。

2、不搞生平评价一类的悼文散发。为人民工作是共

产党员的本分，做对了，完全应该；做错了或没有做好，我走了，请组织谅解。

3、遗体火化时去两台车就够了，一台灵车，一台坐家属送行。

4、家属不得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丧葬费如能自己负担，不要向国家伸手。

5、我死后，请把我的骨灰洒（撒）在辽河里——来自大自然，回归大自然。

.....

7月9日，一个天公垂泪的日子，死者的家人默默地来到辽河边，一把一把的骨灰，在滚滚波涛中化作了一道弥天的彩虹。这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勤恳奋斗了一生的老战士，一个1945年参加革命、曾经统率过辽宁10万保卫大军的副省级老干部，永远依偎在了辽河母亲的怀抱中。

他的名字叫徐生。

长风流荡了亿万年，草木枯荣了世世代代。辽河，这条中国版图上第七大河啊，在太阳底下哺育了辽河平原上丰厚繁茂的文明，又盛载了多少辽河儿女的血泪与怨魂！当我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走出辽南山地，来到辽河平原上的一座大都市寻找男人的世界与事业的时候，我便感到被一种母亲般的温情紧紧拥住了。在今天，我眼睛里的辽河已不再是一条平平常常的流水，而是一个巨大的生命！地图上的那一条蓝色的曲线，那一派有如阔叶上的筋脉般横亘恣肆的水系，是那样坚执地牵动着我的灵魂。我依稀听见，历史的风涛和现实的人生汇聚成一曲恢宏博大的交响乐，响彻在平原旷野上空的云际间，几千年来的文明造化和新时代的神奇业绩，在老罕王的残陵断碑与新落成的农家小楼之间铺展出五彩斑斓的油

画。

1993年9月的一个上午,作家原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所供职的辽宁省公安厅平安杂志社,要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草原举办一年一度的笔会,希望我能去参加。我对草原本就神往已久,更何况有朋友同行,自然是求之不得了。如今是文学(文化)受冷落的时代,能聚合一些爬格子的人在一起聊一聊,甚至还要认真地谈一谈文学,这差不多是件不期而然的大喜事。于是,我跟单位领导请好了假,便兴致勃勃地随着一群穿警服的人上路了。此行的去处是西拉沐沦河流域,而西拉沐沦河即是辽河的源头,这对我也算是正中下怀——正好借此机会走一走辽河的上游甚至发源地。仅有的一点历史地理知识告诉我:源出昭乌达草原的这条支脉庞杂的水系,与辽宁境内的这条大河形同本末。要解读辽河,必先解读西拉沐沦河。

正值高粱火红的时节,辽西大地上是一派浓浓的秋色。平缓的山丘上生长着嫩嫩的白杨树,树叶已然被早来的薄霜染成浅黄,如同四野里的葵花一般绚烂了。天高云淡,金风送爽,此时自然界里的色彩,虽然没有盛夏时节的娇妍鲜嫩,却更丰富,更成熟,更沉实了。这里的天空远不似重工业城市沈阳的混沌污浊,汽车行进在山间时,阳光充沛而清澈。头一茬庄稼已经收割完毕,荞麦和豆类还在田野里铺出片片金色的浪涌。

在昭乌达草原的东边,是白茫茫的辽西丘陵。这里有一种十分独特的景观:从山坡上到沟谷里,到处都可以见到被废弃的房址。低矮的断壁残垣裸露着些土坯,依稀可见些烟熏的痕迹。这些清冷的废墟,在秋天的旷野如形同畸形的墓碑,给人一种悲凉的沧桑感,并且引发历史的回想。

农民在稍微有了些钱之后,便要盖新房子,这也是中国农民的习惯。但那些废弃的房舍所昭示的何止是这一点啊!每一座用土坯全成的废墟,都是一段遗落的故事,给光秃秃的山坡增加了几许

丰富,也给旁边的小村衬托出几许升平之象。然而,从这几许荒凉和富有中走出去的人们,如今又在哪里?他们祖先的遗骨埋在哪里?他们过去的岁月可曾被历史所记忆?

在那些含碱量很大因而呈现灰白色的土丘上,起伏流走着平滑舒缓的曲线。被雨水冲蚀成的凹陷沟坑,无序地分布在远远近近的土坡上,看上去像些零乱的虎爪印。

几个世纪以前,这里曾经是蒙古族人生息繁衍的地方。如今的北票市下府乡,就曾经是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的领地。这里曾经有过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他的名字叫尹湛纳希,《一层楼》和《泣红亭》至今还作为中华文学之瑰宝而广为流传。他的长兄古拉染萨也是位出色的诗人,而他的父亲旺钦巴勒,则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爱国将领,也是成吉思汗的第27世嫡孙。随着汉文化的北渐,汉民族也从血缘和种族上蚕食了这片土地,那情景有如自然界中的风雨剥蚀。如今,这里已然是纯粹的汉农业区了。

走进这塞北大漠,耳畔不由地响起唐代边塞诗人那遥远的笔韵:

校尉羽书飞瀚海,
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
胡骑凭陵杂风雨。

高适没有到过西拉沐沦河流域,他用想象拥抱了这漫漫荒野。穷秋衰草的大漠之中,绝域苍茫,边地飘旆,刁斗寒声,刃血纷纷,惨烈之下依稀可感文人的战栗。高适的这首《燕歌行》写于唐开元26年,那时的唐王朝已由盛世转入衰颓,敏感而多忧的文人自然要关注胡地上崛起的新兴武力,并为此而忧悸了。然而同是这片草原,973年后的康熙大帝纵马驰来,却是另一番放歌——